



葛剑雄 主编

当代学人精品
朱正卷

朱正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 主编

当代学人精品

朱正卷

朱正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 / 朱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218 - 10878 - 0

I. ①当… II. ①朱…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1741 号

Dangdai Xueren Jingpin · Zhu Zheng Juan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

朱正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古海阳

特约编辑: 杨向群

封面设计: 邓晓童

排 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2 字 数: 448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总序

我不时会到高校或公共场所作讲座，主持人作介绍时，往往会给我加上“央视《百家讲坛》讲师”，有时还特别强调“与某某一样上过央视《百家讲坛》”，而听众会报以更热烈的掌声，大学生也是如此。这提醒我，在大学生的心目中，“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的影响远不如“百家讲坛讲师”，某某等就是凭借在央视的频频出境，一跃成为“最著名”的学者，甚至成了国学大师。我之所以感到意外和困惑，还因为我除了在《百家讲坛》讲过五次外，早期还参与过一些策划，知道当初收视率调查的结果是“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因此制片人对讲者一再强调要通俗，“多讲故事”。在我讲的那几次录制现场，听众大多是老人，少数年轻人也不像是大学生，证明调查结果大致正确。看来当今的社会，电视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书籍和其他媒体，以至连大学生和知识界的年轻一代都更看重电视的影响，而不是实际的研究水平、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不过，对这两种现象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如果学术和学者在大学的和社会的影响的确过高了，我们就应该平静地接受这样的变化。反之，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转变使学术和学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就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使学者的学术成果能为更多的受众所了解和理解。当然不能要求学者们都到《百家讲坛》去讲故事，也不是所有的成果都适合介绍给“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观众，但将大部分

研究成果写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些还是应该的，至少要让非本专业的学术界同行和有志于学术的大学生能看得懂或有读下去的兴趣。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学者有代表性的或最新成果的汇编出版，为学术界、年轻一代和社会各界提供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精品出版物。而现在出版物太多，网络信息泛滥，鱼龙混杂，甚至真伪莫辨，对学术刊物等级的盲目追求，又使那些未在“顶级刊物”或 SCI、CSCI 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忽略，有时甚至连专业内同行也未能注意。

正因为如此，当向继东兄邀我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一套《当代学人精品丛书》时，我欣然应命，希望能利用这一良机，让学界同仁的精品力作能比较及时又相对集中地与关注他们的读者见面，也希望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当代学人的最新成果。

人们常常感叹当代缺乏大师，其实今天被称为大师的前人在当时大多也还没有被当作大师，真正的大师需要经历科学、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

为了使这套书有更多的读者，我曾请求作者尽量选录自己的最新成果，并在同类主题中尽可能更具可读性的作品。但同时我也希望读者能多一点信心和耐心，对高水平的论著有点看不懂、不理解，是很正常的；经过努力读懂了，理解了，自己就进步了，提高了。如果一直只看完全读得懂的文字，尽管轻松愉快，却只能原地踏步，至多只是量的积累。

本丛书的作者，一部分是我熟悉的，一部分是继东兄和其他友人推荐的。如有选择不当，自应由我负责。每一种书的具体内容，均由作者自己选定。

葛剑雄

2015年7月9日



朱 正

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是编辑。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1957年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编辑做到总编辑；1991年离休。著作有《鲁迅传》（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鲁迅手稿管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三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鲁迅的人际关系》（中华书局2015年版）、《从苏联到俄罗斯》（与蓝英年合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反右派斗争全史》（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报人浦熙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及《留一点谜语给你猜》（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思想的风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字纸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那时多少豪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有进步》（金城出版社2016年版）等几本杂文集。

自序

广东人民出版社请葛剑雄教授主编“当代学人精品丛书”，邀我加盟。我就把正在编的这本书奉献出来。本书原来拟用《解“解密”》作书名。这是我在《领导者》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书评的题目，全篇说的是沈志华教授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的误译之处。用篇名作书名，是因为本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我阅读这一部档案集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黄修荣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解密档案的札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阅读时候的收获，分析和讨论我从这些材料里看到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和细节；另一部分是我发现译文里的错误，写下来为读者释疑解惑，日后编译者和出版社修订重印也好用作参考。

傅斯年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说得真好。没有史料，当然不可能有史学。不过要注意：傅斯年说的不是“史学便是史料”，而是“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本身，并不就是史学，史料学才是史学。史料学就是对史料的研究。占有史料，并不能够表明已通史学；只有对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够说是入了史学之门。

说到史学，人们喜欢引用刘知几的名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榱桷斧斤，弗能成室。”用今天的话来说，才，大约是指天分或者说智商；学，是指相关知识或者说占有的史料；识，就是指判断力了。刘知几虽然认为才、学、识这三者“世罕兼之”，我看三者彼

此之间还是互有联系的。即使是史才史识，虽说天分的因素重要，都不是不可以经过训练来提高的。至于史学，更只是有待于长时间的积累了。没有在长时间里积累广博的知识，治学就难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没有木料和工具一样。我看这几本档案译文中的一些错误，就觉得编译者在才学识这三方面都似乎有所不足，如果相关知识多一点，有些地方是不会弄错的。这里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里面的《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为例，译者缺少中共党史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这时候正在开展一场肃反运动，不知道他在翻译的这个文件是一件关于肃反运动的重要史料，以致整篇译文里根本没有出现“肃反运动”这个专有名词，把“肃反运动”全部误译为在中共党史上没有文献根据的“肃清运动”了。这当然是译文的缺点。不过我以为阅读这些有缺点的译文，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史学的训练，要能够在这些缺点错误后面看出它没有正确译出来的本意，看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来。我就是以这种态度读这些书的。

我写这些札记，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自己看懂这些档案。遇到了看不懂的地方，疑心译文有误，是在查阅相关书籍之后才弄明白的。有的年轻朋友不知底细，说我“学识渊博”，他不知道其实我一点也不“渊博”，书中我所引证的那些材料，许多都是现买现卖，临时从手边的工具书（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里面查找出来的。有些俄文方面的疑难问题，我是向蓝英年兄请教才解决的。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第二个目的就是供编译者和出版社修订重印时候作参考了。至于现在把它印成一本书出版，我想是可以供这几部档案集的读者作参考，帮他省下一些勘误的工夫；对于没有购读这几部档案集的读者，就算是给他提供一个关于读书方法的建议吧。我想，这些经过初步整理的史料，应该有助于重新思考一些长时间习惯了的传统说法吧。

我必须说，这些译文虽然有错误，但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它们大大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我根据其中的材料写出的关于瞿秋白的生



平、关于朝鲜战争、关于肃反运动、关于“大跃进”运动、关于匈牙利事件、关于中苏关系的那些文章，就是明证。如果没有这几部书，我哪里能够写出这些文章来呢？这几部书可说是一座宝库，我不过刚刚开始发掘，相信读者诸君也能够从其中找到很多的研究题目。

除了阅读这三部苏俄档案集的札记之外，我还把历年写苏联的文章选出几篇编在这里，一并向读者诸君请教。其中有些意见，我以为正可以和这些档案资料对照来看。

朱 正

2015年10月18日于长沙

目 录

Contents

辑一	1
鲁迅与反战会议	3
斯特拉霍夫同志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瞿秋白	11
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30
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	35
不吐不快	
——从几件俄罗斯解密档案看中苏关系	40
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朝鲜战争	64
陆定一和尤金谈肃反运动	145
赫鲁晓夫谈“二十大”	156
从解密档案看匈牙利事件	164
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大跃进”	224

辑二	245
解“解密”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的误译	247
“外籍军团”原来是志愿军	
——解“解密”（之二）	265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解“解密”（之三）	272
关于三八线	
——解“解密”（之四）	281
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	
——解“解密”（之五）	292
不是“肃清”，是“肃反”	
——解“解密”（之六）	301
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	
——解“解密”（之七）	319
“斯普特尼克”就是人造卫星	
——解“解密”（之八）	333
中苏论战	
——解“解密”（之九）	350
是“保加利亚”，不是“比利时”	
——解“解密”（之十）	361
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解“解密”（之十一）	378

“有限主权论”	
——解“解密”（之十二）	392
慎译名词	
——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一卷为例	400
史料译文里的人名误译	
——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十九卷为例	405
<hr/>	
辑三	413
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	
——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415
解读一篇宣言	423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	
——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437
怎样的天火	448
利季娅——真正的作家	453
捍卫记忆	457
重读《我们不再受骗了》	463
窃火者的反思	474
自述学术小传	480

CHAPTER ONE

辑 一

鲁迅与反战会议

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了远东反战会议，这和鲁迅颇有一点关系。关于这次会议从筹备到举行的经过，以及鲁迅和这次会议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冯雪峰，他是当年奉命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了解情况。1972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中谈了十二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反战会议”。他回忆说：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是国际的统战组织。1932年，决定于1933年在上海开远东反战会议，主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际派来了三个代表，于1933年8月中旬到上海，一个是马莱爵士，英国工党中人；一个是伐扬·古久烈（按：即瓦扬·古久里），法国著名作家，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笔；一个是比利时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名字我忘记了。还有一个也是国际的代表，是中国的宋庆龄。这样的会议当然应该公开开的，也争取公开开。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除对反战会议进行种种毁谤外，并进行种种阻碍，不许在华界开，也不许在租界开，于是决定秘密举行。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责成江苏省委负责组织这次秘密会议，省委又决定由我负主要的责任（我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主要的工作除产生上海的群众代表外，是安排国际代表和上海群众见面，以及布置秘密会场等。马莱等国际代表在会议前

曾在恒丰纱厂女工三百多人大会和瑞熔铁厂工人五百人大会上演讲。又曾在沪东草棚贫民两千多人的大会演讲。复旦大学和上海美专的部分学生也曾开会请国际代表讲话。因国民党、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在会议前国际代表的活动就只有这一些。秘密会议是开得成功的，在沪东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由周文夫妇打扮成一对要进这房子去结婚的未婚夫妇，作为嫁妆搬进了一些箱子，其中是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吃的面包，但没有任何家具，水电也都没有安装。上海和各地区来的代表共五六十人，是在头一天晚上陆续几个几个地送进去的。他们就挤睡在二楼和三楼的地板上。喝的开水是可以从老虎灶大量买的，当时困难的是因为未接上自来水，大小便成问题，抽水马桶冲不下去，装满后只能在浴缸里大小便了。三个外国代表和宋庆龄是第二天早晨送进去的。会议进行了一天，代表们坐在地板上，做报告和说话当然都不能大声，外面周围有一小队秘密纠察队骑了自行车转来转去，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对于会议的保卫（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有危险的征象时迅速给以通知，使代表们能及时离开房子）。主席团由四个国际代表及东北几省代表、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和平绥铁路工人代表组成。当天主持会议的主席是宋庆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鲁迅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的成员。名誉主席团的成员还有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纪德、巴比塞（法国），德莱塞（美国），高尔基、伏罗希洛夫（苏联），台尔曼（德国）等。宋庆龄致开幕词并做了中国反帝情况的报告；马莱做了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的报告；苏区代表做了苏区人民的反帝斗争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以及抗议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和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抗议书等。会议一天开完，在当天傍晚全体代表都陆续安全地离开了会场。日子是9月30日。

外国代表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半月，这中间马莱曾去日本（好像因日本政府不许他上岸，当即折回上海的）。为了迷惑敌人，曾散布会议不举行的谣言。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三个外国代表都离开



了他们住的旅馆（华懋饭店），在开会的前后几天，帝国主义的侦探（巡捕房的包打听）在到处侦察，想寻觅到会场。他们在开会后的第四天才找到那一幢房子，一见里面空无一物，还怀疑可能发生过凶杀之类的事情，后见两个浴缸里撒满了大小便，那几天上海群众又已在马路上散发会议胜利的传单，他们经过分析才知道反战会议的会场就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没有出席会议。不是他不愿意出席，而是为了安全不让他出席的。同时我们也觉得既然在秘密方式之下开会，也没有要他出席的必要。但他十分关心和支持这会议，并曾捐款以补筹备经费之不足。他也没有出席公开欢迎外国代表的聚会，但会见了伐扬·古久烈，地点是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伊赛克的寓处。（《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505页）

冯雪峰的回忆，一开始就说到了“国际”，这就是共产国际。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已经证明：这一次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完全是由共产国际决定和具体组织的。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卷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有好几件关于这一件事的档案材料。最早一件提到这一件事的材料是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153（B）号记录》，其中就有“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第13卷，第227页）的话。接着，11月1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2（B）号记录》的内容是：

听取贝拉·库恩关于给远东反战大会指示的建议。

决定：11. ——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

至于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应该邀请他们参加，但只能在可以保证有权威代表权的情况下。

同意冈野进同志（原注：即野坂参三）关于成立内部委员会来领导大会筹备工作的意见。（第13卷，第229—230页）